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在朝藁十

雍虞集伯生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于其間乎某嘗汎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凜然有遲莫無及之歎今夫荒閒寂寞之濱朝誦莫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皆至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時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

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紡績圖跋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為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為篋笥之玩詠歎之資則亦末矣為豳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為文從糸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歛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

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歛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為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

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
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為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
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
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
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為
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子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
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
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
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御生處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
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
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爾今生乃以善學
聞且素冠之刺久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
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
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
之人戶屢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歎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蘓子瞻兄弟節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
弟廢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身自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
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
之多近古所未有同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賁
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豈福卒莫睹夫久大之德
業胥為推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拔茅
茹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患者之所為乎昔者
君子皆嘗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裕皇
有古師傅之誼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
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著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

藏其草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也哉世祖皇帝擇勳戚
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
屬許文正名臣自是多學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
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
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
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為曆學者
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
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
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
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

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者道延祐三年三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徂流木之生自本而末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拔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

故也今季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急內無飢饉天關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克其所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

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合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凡七手筆者亦徃：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子孫之託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以見其好賢而又自慊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

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履要宦者三十餘年既老于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未之或及嗚呼此可見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當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嚴簡其勢無由汎及散漫而摩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茱萸泝辛夷塢之日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玩物者乎善觀者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興者矣吾聞君子之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致雷雨滿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勇以發至仁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體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為龍陳侯之所以妙試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以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葬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之於其家，父兄子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

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高祖子有鄭惠王，別為小鄭王。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為。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治考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國初，御大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為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畧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寡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十家家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為予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為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十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宋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竒怪不惟江南為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千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

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體時甚貴之非此人之罪也因劉掾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

賜田紐祖事欲求一言於篠丞渠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亦須不碍官府事體乃佳尔提宮丈不敢拜書韜仲已有新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更覓一信若干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晚珍重以迓新社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燭炳同預薦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居密迩兩年相從甚熟知其耆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燭也韜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

即所謂新阡之近而季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季通竟坐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謂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侍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

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為職業視他官為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浚檄湖南寶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齟齬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葬侍郎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

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永隔此予之感而原功
父以父母之邦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
然而畫者通四時朝暮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
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
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
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字木魯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故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
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
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字木魯太常公叙其
姑氏貞節君之事家世歲月委析咸備可徵不誣足為世教

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
左丞相專領之凡在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
高年召王結及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
書平章張公珪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
皆拜金紋對衣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馬
賞言功也四年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
許公師敬與今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
潤譯講讀之事者翰林則承旨楚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

士吳澄幼清阿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徹千伯瞻燕赤信
臣馬祖常伯庸及其侍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
則孝思也集賢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
善之也李家紉德源買閻仲璋皆禮部尚書吳恕都不花彥
弘中書參議張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及召而不至者不
前不備載或先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而集與
燕赤則四歲皆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立後每講必與左
丞相同侍而張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
^趙集賢始以建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
然歎曰於是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
於經筵者將無虛文乎某乃言曰鄉者公奏熒惑退舍事

玉音若曰講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
搗楮為帙刻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
所進書以此觀之簡在上心明矣誠使少留淵衷則見於
德業者何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
要格心而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
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懷一切
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蓋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稿後而
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旦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蘓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
百來人見在親隨馬撥入背嵬軍付俊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岳飛屢以取勝成閔亦當購良將先雍公於金煬
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
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構死
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集記

孟同知墓誌銘後跋

延祐中有旨脩遼金宋史至今年間未遑有所筆錄
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
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
野史之畧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
孟氏墓銘畧足以考見燕城中統前盛衰之迹噫使人

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
事乎澹游書法甚精而卷中邈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
說耶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
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屑為之蓋勢
然也國家因遼金之舊寄政事於天法之史於是用世之
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于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
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
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牟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

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
信於當世而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甚噫此固
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
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為抵
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
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其會
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

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
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
生之際而凶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
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
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
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
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
博考經傳以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
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
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於乎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
恂二原慙嚴嚴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音之廢墜亦其有

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幕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匆不暇故畧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先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
晚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縉紳先生
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子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此自有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有
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卷表章劉君達
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禎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凡兩誥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侍御史嚴貴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即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踈決有司恒制而丁寧固至雖以罪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

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其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

質者乎其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
盡留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僂而類也問求其
世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
之天所貴乎人之為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
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為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
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萌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
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奏疏

奏開奎章閣疏

臣某等言待奉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
以無為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
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
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勘定則撥亂反正文治
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
儷子羲黃集群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

雍虞

集伯生

在朝藁十二

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
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禪補然敢不詠歌雅頌極
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冀心神之融會成德
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萬
羨臣某等不勝倦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明詔垂憲萬世
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明
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而

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禹
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傳授之精布乎方冊
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之識
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術之
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之蘊
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孚信必至誠之
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稱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尤迂
疎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達於
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人之
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壇廣廈既極詢諮於累
歲茂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聯之

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思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灾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二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消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各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冀必由於正路雖
末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
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祗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

安人神交暢中賀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僕
戴密繇於天授御雲就日護璽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
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
依光宸極群工述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
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
典率土懽心中賀有德以興無為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
寶玉以備符徵干羽舞階巖虎桓桓而敵愾箭韶依律鳳凰
臧：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
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大傳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侯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外喜溢臣隣中賀盛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績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履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歛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為大顯承盛化協庭昕庭中賀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惟溢宮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禮華衍金支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風化詠闡睢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縟儀游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化合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等

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緯黼黻之文歌頌永年
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衆美永福群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丕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某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琴瑟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皇后受冊箋

軒星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祊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祇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暈珩在御祚胤開祥臣等忝
列鈞衡欽承典則致闕睢麟趾之化實有本源詠生民清廟
之詩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之美禕瑜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海臣等叨司合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詠正始於闕睢

建儲中書省賀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之孝養臣等叨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顧復鈞陳華蓋有來萬乘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儀臣等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夢之相輝得壽得名克保羅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初謳歌為盛欽以世祖紹統乾之運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太宗御禎符而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車服旌旗皆昔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開
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親
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膺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間之中以裨致治于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為子孫經
久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戇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一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
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
取悅耳以為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體有
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推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頤為
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其敬歷中外承按
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久間而彌劬心以久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况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

禮已聳具瞻若蒙延入講推不致縻之職事凡為之盛已足表儀則其孚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為學也博考於訓話事物之蹟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而克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為過前當講說誠剴溫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為禮甚優必合召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彌確其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為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契公論目即未見到任右蒙專使趣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言退問初於義理無歎擬合召還必能贊助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為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為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動深思
道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猶其緒持自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訛議君子恥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之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以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昭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士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徧歷臺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止金武仙人之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疇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三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冀公曰忠亮延祐三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

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著之焉前議授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貴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目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為國語深細若此蓋熟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奮於智為之將相其廉取者往不卑小官而為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興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瑒者年未弱冠推擇為吏並駕群材一時幕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于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畧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

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
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久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為術汙陋
為習巧佞為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
彼且無逃于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
大臣贊國論不為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
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
可少耶公為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為所危陷公守職不
為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谷刺罕公之仁明正大
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

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
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傾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
有所作為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
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別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儼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克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于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而信用之則為之出於是應之以文學政事隨施而見不為喜幸不用則不為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舊已見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為可誣也邢故翰林學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求用之心及為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致之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為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樂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傳聞曰文仕不躁進曰靖謚曰文靖其合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之意實為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必有攸當今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渥欽體近旨則監學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學者匪輕翮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朝廷其謂監學何則區區之未喻也謹遣學生某等請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北棹

母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

候鴈旋春紋麟紀且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興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邁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學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榱桷是聞衆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學
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萃
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聞於尚文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某干祿不回索居既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 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與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
生卓尔大雅巋然靈光閣具常珎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昔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
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久閑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蕙苾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幾止於世
故倦：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解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偃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昭弓而永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其托在交游尤深慶林虎皮裘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塗行見來朝于魏闕尚祈調舊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綬繫懸弧記雲開于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弥昌而成錫某相知最樂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悰尚幾體照

除夜以獐送歐陽少監

者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履端嗣歲室宜載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田胞吏執宰為酒遂蠲於孝享未
住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肩顧祝於有年涖蔽屬饜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荅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億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永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樗櫟顧問蟪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奚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待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舊哀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託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風
勸蒲輪之駕乘縵闕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稷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荅簡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厘節物士鶉駢首來同祝饘之鳩一鸚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置罟之獲温：几席之惟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喫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
邊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悉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者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藁十三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雍虞

集伯生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牲牢
邊豆之數歌鐘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悉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者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刻其麗牲之碑臣奉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滦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迎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為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為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為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土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餼稟或不稱而奇袤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為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寡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為政而公治之甚

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
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
擾嘗有強暴委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
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
宰用事者鬻殺人之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
道者也都人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放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三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宜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為不可廼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霑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賁京北路總管諸軍與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忠貞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諡惠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是
書其事又為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祠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雅

雅顧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藥芼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繡
裳劔佩鏘々乘車彭々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迓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々尸祝躋祚盛服千秋萬禩殿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詔賜
故丞相上都留守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
臣拜手稽首而言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
葬京兆其孤惟一嘗求臣為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
月畧已其見今重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辭不可

則退而歎曰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物之阜繁慨然有以
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
寄若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年官府治辦
工賈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
詔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
貞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
種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
祖賁京兆降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輔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
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夫人父
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
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
國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太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為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謚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鄆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槩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
嘗以為 世祖高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
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
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為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
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
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
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為譏辭 上疑之以問公公乃
為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
引此為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

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
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
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
返觀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
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
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
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擐
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風駕上春秋高車中苦
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溫以其體上為安寢達次舍乃興
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効獸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
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

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
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
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
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
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
為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為上開其端而帝者始得顯奏而誅之
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奏
賴上知其故而諧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迹甚
危矣至元末上既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間以問

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為唐事完澤可上領之及拜完澤
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天下晏然
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留守上都歷
武宗 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 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 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 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眼盱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為國家去靈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賕麥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為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為之驚惋天下
為之歎息譖者以為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為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偵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予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鐘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于君下得于
民至于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為之
守臣守臣合于入某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即
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墮實有子孫其子伊何
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其
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帝
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篤
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練布政咸
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職于廬于旅肅
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未綠胥
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干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盈
民樂法守興學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車出
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祜惟公

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扶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余
今弗懲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亶其天子
衣裳之襍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况：令子蔚為名
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妥其所存松有柏公食其廟鼎俎
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墮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為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勳楚公生魯國公棠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生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為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使太師冀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司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監丞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閣知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員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

明年自廣州節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三十人把總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

易公名於朝於是有司以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之矣至於冀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冀國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為國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齧亂與其兄制置使潘皆親見祖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占與營繕戎器之事胷中具有成策潘既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響故叅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既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為也冀國善之為請于朝而親迎焉人以為知禮宋未列郡多驕兵守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從為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為之罪故吏易新守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賦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人初自諸鎮選勇藝以充夕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治

次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摔首亂者榜之百衆遂定路鈴轄
唐沔者以故群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悔儒吏或擁卒射城
中夫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疆命中竊取其弓引
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力
富疆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獄
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則
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晝入民
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旦
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結
處婺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入
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名

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淮
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唐祝兩家爭田郡不能直
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己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曰
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卒
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卒
暫服終不可恃募為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安官而衢
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旅
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亡
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尚因其素所
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南
者以民事為問公懇為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然

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其
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其
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
服食斷琴度曲為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卷
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
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思之一日見
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具浴
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在
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稍
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寧彌
宋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廕今為奉訓大夫韶州路曲江縣

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豈巖皆崇集先世勲業與公家相先
後冀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文守永州至元中先公歸
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
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圖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
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世皇既定南土廼輯廼安不震不怒廼賸赤子安其母
父任以弗疑何間䟽附顧瞻湘流頌其城民人衆多有財
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
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
皇成孔邕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温德言嗟世溷
濁言思翩密室凝虛鑄金為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

以忠著作信史國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
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靡
不亾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
養是時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
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特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湘行省
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
書仍為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
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為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
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

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

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

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

年七十請致仕三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

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陽先

塋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字內

豪傑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其善承迎辨治為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繁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韙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云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惴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十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鵝是某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民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三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才急於需樸樞畢翰優游無虞榷榘薪樗朝服于二名駟大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虞克願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恙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戾墓誌銘

泰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輿之上事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

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効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粗息肩於奔走
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
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篆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
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
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
討之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敢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
寃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
臣曰此其人矣即日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
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為名

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
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觸熱茹毒犯虎豹踐地虺無不
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意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
望外矣于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
乃手自為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
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
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
邊吏之說由是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
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鬻焚

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
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
於再三凡為費鉅萬；吏士或亡或劾物故者幾數千百人
終莫能定以為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
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
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
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
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
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
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

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
蓋有也時聞而異之已欲聞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為人而
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
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為大名人入金時常顯宦而事軼
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
間沉警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
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隨州破
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
於葉進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
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授璽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潁州從軍三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潁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潁州宋將夏貴知潁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為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既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為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就宋兵入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校尉為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攻狀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州饒大郡隣壤多宄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

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人與十將之士屯田芍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二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牓二十餘所
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也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婿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梅皆士族也陶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牘鄉長鄉村或曰長鄉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鄉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既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既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道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

於皇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帥
十百列校衆正咸傑俱特伐簡為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
固遺餘偉哉劉氏以德為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
其儲則深建材發能後克有任煌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
索川淨雲委芽蘂弗齊孰莫孰治使將恩言頌首自歸大廷
之間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

書啓封既聞既陳桓二武績濯二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十三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四

碑銘

淮陽獻武王廟堂之碑

雍虞

集伯生 在朝蒙十四

昔者汝南忠武王起義兵燕南統率豪傑略定郡縣聲震河
朔及歸國朝遂以其師攻河南既滅金將移師取宋乃摠諸
軍以鎮亳疏積水立城戍開田護畊宋人不敢北犯其後淮
陽獻武王復統亳州軍以成大功故亳有張氏之廟焉其中
廟祠汝南忠武王西廟祀王第八子蔡國忠毅公東廟祠王
第九子淮陽獻武王忠武始封蔡國公而薨也賜謚武康又
贈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太尉儀同三司上柱國獻武之薨也

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謚武烈又贈推忠効節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齊國公改謚忠武皇慶元年獻武之子珪以中書平章政事相

仁宗皇帝於是忠武進封汝南王改賜今謚獻武進封淮陽王加賜保大二字以益其功臣號又改賜今謚禮部以其事下郡縣之有王廟者至治二年珪復入中書歷相

英宗皇帝今上皇帝於是泰定元年加賜忠武以開國二字益其功臣號是年天子肇開經筵珪首當勸講明年解

機務封蔡國公仍知經筵以疾告歸未幾三遣使趣召見上聞其病重煩以政事拜翰林學士承旨仍以蔡國侍經筵朝有大政則就馬有間使來告某曰先王之廟在亳州者庭

皆有麗牲之石我忠武及忠毅之勲德則既具刻而銘之矣

惟獻武之廟我以忝預國事不暇私顧其家故未有刻焉

因以王之墓誌神道碑家傳授某曰刻文敢以屬子某辭不

獲則對曰昔嘗忝為太史屬固嘗知公家世勲德及進講內

殿又執經以從公後者三年矣雖不敏敢次第而書之謹按

王諱弘範字仲疇年二十餘其兄順天府總管弘畧上計行

朝留攝其府事吏民服其明決時內附甫定蒙古軍所過輒

為暴王曰國朝自有法制我奉行之執暴者決以杖入其境

無敢犯者順天者故保州以忠武故陞府名後有所避又改

今名曰保定云

世祖皇帝保定初置御用局以王為總管三年李璫叛濟南

親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帥諸軍討之以王為行軍總管且行請擅帳於忠武忠武曰汝欲即安耶不與乃命之曰擅違天必敗汝勉之雖然擅劇賊也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以立功汝則勉之及圍城王軍城西擅出軍突諸將獨不向王軍王曰吾固受教矣我易受攻而彼不至謂我弗悟也乃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浚其濠加廣擅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橋不足踰壕軍陷其得陵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降兩賊將擅警遂敗死論功王最多忠武聞之曰真吾子也或言於朝曰擅所以得為亂者盡專兵民之權故也以此聞諸侯諸侯果不自安遂罷其子弟之在官者王亦例

解總管至元元年弘畧入宿衛上召見其兄弟可代守順天者因念王濟南之功遂佩之金虎符代為守二年移守大名未上微服行民間察其所患苦見倉吏收民稅視所當輸倍蓰怨言載道明日視事首取而治之民大悅是歲大水沒廬舍且盡祖稅無從出王輒免之計相以專擅罪王王請入見上前曰臣以為為朝廷儲小倉不若儲大倉非擅免也上曰何說也王曰歲以水不收而必責之民府倉雖實而民死亡盡明年祖將安出活其民使均足於家歲取之有恒非陛下府庫乎此所謂大倉也上曰知體其勿問其監郡有愛魯者先在郡任計吏不當至使自經死僚吏不悅於愛魯發其事王不與之則愛魯無援必敗王曰同官也力為之解

不得而愛魯抵罪王亦為之免官歸鄉里退然閒居不以介
意六年大括諸道兵益圍宋襄陽益都淄萊等路行軍萬戶
丞相伯顏命王軍鹿門斷糧道絕郢復之援主者曰鹿門有
張九漢水以東無慮矣於是王言於丞相曰今規取襄陽周
於圍而緩於攻者計待其自斃乎然而夏貴乘江漲送衣糧
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卒道出襄陽南者相
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城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奏用其言移王軍萬山令嚴
恒無懈意一日出東門與諸將較射大出敵兵猝薄城諸將
曰彼衆我寡請嬰城自守王曰嘻我與諸軍在此何事敵至
將不戰邪敢言退者死即被甲上馬橫戈立遣偏將李應當

其前他將將六百人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為長陣敵之步陣
間陳而待王下令曰聞鼓皆進擊未鼓勿動敵麾衆入陣我
不為動至再且却王曰彼再進再却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
宋師大敗得奔還者無幾八年築一字城進逼襄陽破樊城
外郭九年命攻樊城流矢中王肘王束創見主帥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
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從之明日復
出率銳卒先登遂拔樊襄陽降以宋將呂文煥入覲上嘉
之有錦衣白金寶鞍之賜將校行賞有差十一年丞相伯顏
帥師伐宋命王率左部諸軍循漢江東畧郢而南十二月攻
武磯僅取之大兵渡江王為先驅宋相賈似道以其軍蕪湖

其帥孫虎臣軍丁家洲王轉戰而前大兵繼之宋師潰王前行布宣威德所過降下師次建康上遣使諭丞相毋輕敵貪進其少駐以待王進說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甚今敵已奪氣止在旦夕過自迂緩資敵得為計非策也將軍治閫外急緩之宜難制以喻度乘破竹之勢取之無遺策矣丞相然之即日自馳駟至上前面論形勢得旨進師十二年師次瓜州分兵立柵奪其要害守之揚州都統姜才者宋之名將也所統士有部落種人自為一軍勁悍善戰至是以二萬人出揚子橋都元帥阿木與王當之兩軍夾水而陳王以十三騎絕渡衝之陣堅不動王引却以誘之其驍將本回統人鎧伏甚異躍馬出衆奪大刀出前趣王王還轡反迎刺之應手

頓墮馬下立陣者同口驢叫震動天地而敵人亦不覺失聲遂潰走追殺轉至城南門斬首萬餘級其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溺死幾盡比得入城十無一矣王素善槊此戰衆尤服其奇雋焉於是宋將張世傑孫虎臣悉其國力率水陸軍陳于焦山南北將致死於我我師合擊之兵交王之一軍橫衝其旁宋師大敗宋自是不復能軍矣追奔於圖山之東王奪其戰艦八十俘馘以千數上功改亳州萬戶亳軍忠武王舊所統也王以為請遂還之忠武王之事

憲宗皇帝嘗賜名曰拔突拔突者國語勇敢無敵之名也於是上又以賜王為名云是年冬丞相伯顏次臨安之長安鎮中書左丞董公文炳左出京口由海道會之王亦將兵而左

師次宋郊丞相遣使約降宋主宋主幼其大臣難於削號稱
臣請以伯姪為禮往返未決王將命入城數其柄臣之罪而
詰之遂屈服竟取降表來上宋亡其主遂歸朝而十三年浙
東又叛王力疾討之師次台州遣人持書往諭守將殺使焚
書我師怒拔之衆請屠城王不許誅其首禍者而已台民至
于今感之明年師還迎拜鎮國上將軍江東宣慰使其民新
脫鋒鏑王撫安之期年境內稱治十五年王入覲請於上曰
宋主既降其將張世傑奉其庶兄益王昞與弟廣王昺南奔
既立昞於閩而卒又立昺於海上宜致討焉乃拜蒙古漢軍
都元帥以行陛辭奏曰國朝之制無漢人典蒙古軍者恐乖
節度猝難成功願得親信蒙古大臣與俱上曰爾憶而父

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留兵守之察罕不肯師
既南而城復為宋有進退幾失據汝父至不勝其悔恨也由
委任不專今豈可使汝復有汝父之悔乎尚能以汝父宣力
國家之心為心則予汝嘉今付汝大事勛之哉面賜錦衣玉
帶又辭曰遺孀未息延命海渚奉詞遠征無所事於衣帶也
苟以劔甲為賜則臣也得以仗國威靈率不聽命者則臣得
其職矣上壯之上方寶劔名甲聽自擇其善者既拜賜又諭
之曰劔汝副也有不用命者以此處之且行薦李恒為貳從
之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為
先鋒戒之曰汝以驍勇見選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
撓公汝慎之弘正所向克捷王進攻三江寨寨據隘乘高不

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懼持滿以待王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揮軍連拔數寨迴禱三江盡拔之至漳州親攻其東門命將佐攻南門西門敵應之乃乘虛入其北門破之鮑浦寨南瀕海王曰陸攻之必走海令弘正圍以騎他將攻其南門又拔之海瀕之郡若潮若惠皆團結盤互王威聲所至恩信濟之無不內附十六年正月庚戌由潮陽港乘舟入海道至甲子門獲宋斥候將都統劉青顧凱乃知廣王所在辛酉至崖山而他將自外省調至者雖隸所部然僭視不相下有驕蹇意幾敢違其號令王以軍法斬其最甚者一人衆乃懾服聽命時宋人僑居海中環列千餘艘碇之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王引舟師

當之然其地兩山東西對立其北淺舟膠不可進我師由山之東轉而南入大洋始得與之薄又出騎兵斷其汲路燒其宮室而宋益困蹙無所容矣世傑有僧韓在王軍中王使招世傑世傑不從甲戌恒自廣州至小舟更授以二海戰船守北面二月癸未我師將戰或請以砲攻之王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分處其東西南三面王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下令曰宋舟西艤崖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北軍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退樂作宋人以為且宴少懈王舟犯其前南衆繼之王命高構戰樓於舟尾以布障之命軍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外動者死敵矢傳我舟如蝟伏

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弧弩火石交作頃刻迸破七舟
宋師大潰宋臣以其主廣王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張世傑
北突吾軍而遁令李恒追至大洋不及世傑走未至交趾風
壞舟與將士盡溺死於是嶺海悉平宋無遺孽矣磨崖山陽
紀功而還十月入朝錫晏內殿慰勞良厚王以瘴癘疾作矣
上命尚醫護視日以狀聞遣近侍臨議用藥曰吾有國事待
其謀畫必盡伎速愈之救衛士坐其門曰九拔都病甚矣非
必不可不見者宣詔止之可也疾革沐浴易衣冠俾左右扶
至中庭而闕再拜返居酌酒作樂與親戚賓客為別遺言毋
厚葬甲一襲刀一事足矣明器以陶為之出南征時賜劍與
甲以昇嗣子珪曰汝父以是立功其佩服毋忘語竟遂端坐

而薨十七年正月十日也得年四十三上聞之震悼詔京
尹給喪事所過郡縣以禮迎送歸葬其鄉之定興縣河內里
祔葬祖墓而嗣子佩金虎符襲其軍萬戶二十九年珪入覲
上謂太師月兒魯那延曰此家父子相繼自
太祖皇帝以來定中原取江南漢人有勞與國者是為最張
氏史氏俱稱拔都史徒以籌議不如張氏之百戰立功也所
以爵其子孫者豈可與常人同哉遂拜樞密副使行院江淮
自是敬歷臺省三十餘年為國大臣矣王素敏悟喜讀書過
目輒識大義歌詩尤慷慨身長七尺脩髯如畫機明氣銳言
辯捷出勇畧絕人輕財下士拔於衆材已不以為惠尚氣節
敦信義與人交久而益敬剛直自將不為勢位所屈雖臨之

以威而辭氣洒落理辯愈切初伯顏至建康大會諸將出庫
金行賞而王後至丞相曰祖宗之法凡以軍事會集罪加後
雖貴近材勇無所貸爾何敢後衆錯愕王徐進曰臨戰未嘗
後受賞恥居先何為不可丞相為之俛首其能片言解疑悟
類如此簿錄宋內府金帛行省都事夾谷士常與馬既而多
所遺失或因以誣士常將就考驗王曰士常名士行義有素
何可以此議之請以本身官爵及家帑保其必不然者其後
誣果明南征時宋文丞相天祥之軍在潮之五坡嶺弘正掩
擊獲之縛文丞相以至椿以戈使拜不屈王釋之待以客禮
吏士或諫王曰敵人之相巨測不可近王曰忠義人也保無
他求其族屬被俘者悉還之及囚京師聞王薨至為之垂涕

在海上得宋禮部侍郎鄧光薦禮之於家塾以為子師嘗戒
其子曰居官律已廉慎則公明自生御衆賞罰信用則人自
致力不懷報怨之心怨亦自釋此三言者皆王所躬行者也
凡行軍非鬪敵未嘗妄殺吏卒有病者必親視醫藥不幸死
必轉送其家凡上賜與必分班士卒麾下有功賞或不時
得則慨然曰人宣力如彼而受抑如彼後或解體將誰與共
功乎甚者為之涕泣陳說不得請不止故人樂為之用及
為元帥雖有所刑戮亦必為之懇惻申諭仁聞既著薨之日
天下莫不傷悼痛惜焉今蔡國公又嘗謂集曰先王棄世子
尚幼不足盡知其奇謀偉績當時之交游與老校退卒于今
略以漸盡雖欲廣聞不可及矣至其昭如日星不可泯滅者

則有信史與王李二公之碑在可以參攷者故凡可知者備書之而不敢畧子一人今蔡國公也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集嘗觀於蜀漢矣諸葛武侯既歿所在求為立廟後主不聽百姓私祭之道上或曰宜聽立廟成都又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充等共言曰周懷召伯甘棠不伐越思范蠡鑄金存像漢興以來圖形立廟者多矣亮之庶嘗止於私門廟像莫立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宜聽立廟沔陽親屬以時致祭其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君子以為禮亦宜之然則亳州張氏之廟豈徒以著勲臣之世業哉亦足以表朝廷之盛德凡於腹心股肱爪牙之臣無所不用其至者矣故作詩以備樂歌云其辭曰維昔

世皇受命自天四征既庭遂開中原越是南國歷禩三百德在炎燧運往行息百萬在師不亟不遲不殺而神赫其神威江流湯湯談笑畢渡木顛艸偃有仆無拒天子曰嘻士亦勞止時且徂暑其休以俟丞相文武受言敬共息銳養完牛酒旨豐王乃叩閭請具為奏若峻阪馳寧扼其後面上方略報不踰辰往臨厥都雷颺疾神丞相傳言天子聖明以順來歸請更民命主幼臣迷勞我行人王曰弗庸罪在柄臣身涉其庭氣直辭決稱臣上表再拜門闕有保其遺奔于海涯延喘須臾自請其私王曰不可入告天子不極其征臣不敢止乃錫神劔名甲副之扶瘴排炎廓為清夷膠舟于壑存其餘幾王言三進永訖炎紀橫禦賦詩波濤不驚磨崖勒銘表于鯢

疆功則多有壽位弗逮榮隨哀興業以久大三錫彌尊以啓
王封冕爲佩圭盛服在躬維茲亮人服德以世享嘗于廟從
王孫子於赫世皇濯靈聖萬神景從翼之風霆我思淮
陽陟降在側孰是下國顧懷來格言新宮高明深宏中有
王考右有王兄王之格思庶其在此焘高浮游孰感而致惟
亳士女具曰不然我有井里王爲阡陌我有溝洫王浚王畫
王于作邑其城頽我藝黍稷亦有稻杭羊豕在牢以庖則
盈茹簫鏡鐸享士乃作我迎我享是用不忤昔我父祖荷戈
執爨從王南征百戰是俱春雨旣濡秋降霜露王其享茲從
我父祖維時君子顧瞻咏嗟咨亳庶士孰知其他王有嗣子
相我仁廟正言于庭必扶其要遂深蔽虧群讒切膚帝尚

仁孝寧之厥家英宗赫如日斯烈搜奸率庸不假毫髮
臨軒視之命適其軀託之股肱恩信渠天難諶斯難起倉
猝慮深謀遠罪人斯得聖明繼統車塵徐亦惟世臣謹度
不渝旣寧旣好思極厥保陳經啓心非法不道申其居侃
侃其容孚于帝衷以世師工王廟奕視此無數匪亳是私
國有恒秩

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爲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爲河南
安撫使旣歸國朝父安爲河南三路提舉公嘗從紫陽楊
真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皇帝潛邸却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陽間宋

天子嘉郝公之節擇士得公迓之還京師久之除承直
即建康路總管府判官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

世祖皇帝潛邸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與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聚斂罔
上怙權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語以目無敢論
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殺人莫敢言為國蓄
積怨毒已甚其鉗制左右使不得徹上聽情叵測似秦趙高
私家之蓄過於公家覬覦資籍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
及時論法按誅之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伺人主
意力足使侍中貴人抹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鉄治弗治
須藉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折閱課額數萬緡為長卿

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斃之盡沒入其洛陽家產人
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
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
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恥之閑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貧不
能起此風屬所係宜不待於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不以
發今固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玄作長卿傳而論曰或曰
使長卿如山甫勇去庶不及難曰山甫求無負其諸父長卿
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
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
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
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斂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

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疆吏以任事公雖居閑猶被迫遣治
徽廣德之會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羨此直以無義
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
罪去固不辭吾去而他至則其害將不可言為物色其稍可
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之亦
不為變後五年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選
舉公知昭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
歌竹山人卒於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
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處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
繼許氏孫氏男子四從龍

大夫中書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壻馬成段時中
大夫食泰禧宗禋院事從德

刑師雍其三天孫男幾人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
脩皇朝經世大典訪問遺佚而從龍嘗夢其先人問從王
父事已報史館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
州以子贈某官夫人封某於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亡身公以從子泣血慎
德豈曰避仇實瘴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名公具言猶保
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
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屬完乃睠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
綽有令譽維洛決二潤覃柏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真定蘓氏先塋碑

奉訓大夫刑部主事蘓志道命其子天爵奉狀來請曰維蘓

氏趙郡著姓其後有自行唐徙真定者數世矣志道不令無
敢違祖父之訓執事無敢不謹以獲祿於朝先世之餘澤也
然而遺事隱德之可知者曾大父嘗言志道猶志之高祖而
上家牒軼於兵難無可考故行唐之先塋相傳在縣西南党
家原既莫知其處葬真定府北新市鄉新城原者曾大父嘗
言東北一丘是始遷之墓族人之同塋異兆而藏者猶識其
為某親某親今隱然高可隱者相屬亦莫得而名之悲夫今
天下治平久矣非若曩時之逃難解散也志道又幸得立石
表之不為踰禮柰何忍使邈焉堙沒以遺子孫無窮之悲乎
謹述世次年月行事願為文刻之石表諸墓道云曾大父諱
元老資純厚儀狀偉然嘗慷慨有大志貞祐二年以其家從

金主徙汴汴且危同徙者猶乘便取人美田宅乃歎曰已矣
無可與為者吾歸守吾丘隴死耳崎嶇兵間數瀕於死期月
而始達居久之遂以貨雄其鄉樂周人之急歲數飢常存活
其鄉里施及行旅至今人能言之始汴亂時倉卒失其弟物
色之終身不能得言之輒垂涕其天性可見已至元十三年
七月卒得年八十六娶孫氏生子一人曰誠誠少長戎馬尚
氣節喜施與尤謹孝養時郡邑新定無知為學者獨能教其
子為鄉人先諸豪觀望時勢所為多不軌所至民盡室逃之
獨能留養其親使諸豪無敢犯或更從其化導焉敏治生而
不喜殖產業善飲酒不亂然既老得酒意氣猶見於言笑間
大德二年十二月卒得年七十八娶畢氏子五人曰榮祖曰

立曰實曰信曰德順榮祖幼穎悟善學嘗從同學自鄉校夜歸甚寒同學者將叩門亟止之曰聲遽將驚吾親徐待門啓而後入祖父嘗泄利被寢席手掬去之而浣滌以水兼備敬愛鄉之達士常舉以風為人子者焉與諸弟居衣服飲食雖一瓜不共食不食也教子嚴甚或勸之曰君才一子盍少寬必正色曰豈以一子故不教之也耶事師尤謹有疾親奉之與朋友期風雨寒暑未嘗後至嘗持白金入城府售之道過其友家偶隊地其友故藏之以觀其所為竟起去顏色不為動其友語之曰吾嘗服子有量今益信家藏書數百卷手錄離校不倦因金大明曆積算為書數篇頗易其舊法既而歎曰為成書久亦必差夫曆數者民事之所當先而儒者莫之

習何哉凡鄉里有婚姻喪葬必從問期日禮節所宜有疾苦必賴其飲食醫藥之餽有闕者聞一言明是非可否之決各解去不復詣吏名既著稍起從都轉運使辟監真定稅務羸餘不入私家以廉平稱未幾以親老辭去不復仕終身年三十七而卒至元十二年五月也娶吳氏子志道也女三適劉從道賈玟馮慶孫天爵也女孫三適勸農司大使官天禎真定醫學錄張蒙章佩監知事何安道志道從弟七人嗣道達道立子也安道實子也師道昌道信子也允道進道德順子也嗣道之子五可名者天澤安道之子二可名者天章允道之子未名也真定蘓氏先塋者凡其族之卒者皆以其次為兆葬焉而其配從之備書其子孫之名者著其族也獨詳志

道之世者志道長且貴又為志道志也大德中志道為憲府
史從御史按事遠邊御史或將曲撫之志道正色曰小人猶
有所不為君柰何若是御史義而從之而他官輔行者竟以
賄敗某猶是識志道與之游至大二年尚書省立志道為中
書掾中書掾見躡藉甚死灰志道泊然守職不變不退後察
其行事多方直守義心敬愛之其自中書省檢校官為刑部
主事皆與集為同朝集為國子師時天爵為生以御學尤見
親故為之表而銘之銘曰
蘓氏始封出司寇秦從武節遠莫究趙郡相望接遠胄去之
百代世職復司刑即吏儼冠綬歸視高瑩廣以表斧形馮鬣
斧回伏子後父食孫祖侑繼宗聯支有疏茂體魄下寧氣來

就有別蜀洵譜維舊祖尊親著族用叔法之著銘表神道世
世子孫可長守

道園學古錄卷十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五

在朝藁十五

碑銘

雍虞集伯生

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蘓公墓碑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蘓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為萬里北邊親王率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為其省丞相更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耕植比於土著羊牛馬駝之屬射獵貿易

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塞蒙被涵煦咸安樂富庶忘戰鬪
轉徙之苦久矣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
者不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並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餘車
廬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無食或相食或枕藉以
死日未及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率惟怯顧慮辭不往獨公
受命即行曰豈臣子避事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
者明日告其長曰幕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
甚費失上下因為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間粟石直
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人人三斗幼小六之
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民與軍俱 天子赤子賑民飢
將乏軍興謹儲之則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莫

已擅發願急募富商大家先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為經久慮幸其中書省以聞 天子
為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有能致粟和林以三月至石與
直五伯千四月至石與四伯五千五月至又減五千至
皆即給直賈運踵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為成法使勾稽攷
覈參伍鉗制以相承吏守之勿敢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索
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獨曰有司知
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謹惜樽節非為已私王幸察
亦無以為罪 皇子安王是之褒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使
行予名馬公受而傾橐償其價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
更奏重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

人當坐省府論如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
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論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復詳讞乃
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其事中書省刑部如公言其
人皆得不死人知公有明決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
司事此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既治事日簡乃
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至夜分休孔
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
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
數百人狀公行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
多異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為真
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

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為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
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省檢校官刑部主事
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
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
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
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
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
人煽誘劫持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為姦利不法者能為明
其註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
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其獄上在樞
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者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

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
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辟公獨不赴泊
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鞠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為
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杖之得吏曹官資高下
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却
時宰欲殺盜內府金而獄未具者能出主盜吏之使盜引良
民者能剛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辨庶弟
之誣其兄奪其官者摠計之蓋未嘗一事苟廢其職者也然
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
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工作計最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
筆簡牘無以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

卿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者吏始
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材智操畧志在用世之士不繇是無
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
巧出入文法用術數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蘓公
者其可以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笑不妄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即闔門不通問謁
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學及陸宣公
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俸輒買書遺之子亦善學卒
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之藥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
祖誠考榮祖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
定縣男妣吳氏贈真定縣君遺事具先塋碑娶劉氏封真定

縣君黑軍萬戶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一人天爵也
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治公喪以禮能不
用浮屠者女三人適勸農司大使官天禎次適張蒙次適承
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道封恭人孫男曰淵於是公之年
才六十耳雖久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
惜之銘曰
有肅蘓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羣公好善已
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而昌譽舒何行
弗臧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篤自信守以終始五掾大府位
卑志行四命于朝弥光以昌願和城興王攸理控制朔易
何千萬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有

簡徒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扶除天子德音元戎往布曰爾
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狂
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繒幙府維最邊人方懷公不少留
見用駸而疾不瘳炎弗趨寂弗變當為而為當辨斯
辨退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庶其
在此有書蒲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之豈惟宦成勛
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以傳在此幽宮

牟伯成墓碑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
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
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巖之子也淳祐丁未

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親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馮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危急之狀考官異之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

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弥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未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荅留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教授深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表焉其於

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於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而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江河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為似眉山蘓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

必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三人長適蘄州路教授陳琛次適建寧路知事雲謙次適殷天錫先生卒於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歲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光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某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為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為我著小傳某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江山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必勝書來請具為碑銘曰先生之志云某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托之以言是有以處某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庶其可信也
其不知者固不敢言言固不信矣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
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為銘曰
學孰為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詐文孰為
雄江漢之東浩二不窮補苴弥縫嘻二粗工有餘而藏不足
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
其遠乎

桐鄉阡碑

故贈某官封馬公某以大德五年守光州有惠政後官闕中
以皇慶二年卒囑家人曰光吾桐鄉也我死必葬諸其子祖
常奉喪北歸至于光葬焉表之曰桐鄉阡云某與祖常嘗在

太史故屬某識之按公家世歷官行事月日已具神道碑此
獨著其係光者以示光之人焉初金人侵宋江南宋踰淮設
關塞列保障而金之窺光者自陳州出宛丘新息坦途千里
無天險可恃故光之不得寧居者垂二百年每兵至郡豪輒
率其衆走保金剛山須事定然後敢出是以國家既盡有宋
地且七八年始知出降而光得以成州然畊者不足周其土
來占田籍者皆四方之人也仁人君子固亦盡然重有感於
斯已夫方是時公以有為之才撫新集之衆甫及三年而自
信夫千古之託豈偶然哉惜乎舉措之微有不獲盡知者矣
獨聞在郡時有請歲稅光畝出粟十萬者公力持之卒不征
光人掇茶山中以為飲運司行茶法江南歲有吏索光人脅

重賄山谷之民尤病公卒懲之使不敢復至乃立學官而躬
教之謂司馬公寔生是邦象而奉祠示之德行規以革其頑鄙
若此者光人之所以思公而公亦以自信者與昔人之所謂
桐鄉者良由是噫計公之去光而歸葬至于今久矣昔為公
民者少者壯而壯者老矣父兄長者亦有以詔其昆弟子孫
已乎今天下日已治平光為內地取賦有恒制民生無與乎
外事地力完而生物敏資用給足然道非賓旅所通出無車
馬貨財之交無所耗乎華靡民之易治益愈於昔國家法令
脩明擇吏謹審代公而治者其蹟可數也噲乎茲阡豈直係
光人之思哉理吾光者可以有所覽觀矣馬氏本西北貴族
由兵馬死事號曰馬氏而光之有馬氏自公始祖常進士高

第為代聞人諸弟若子相繼以文學入官來者未可量也故
特著之以俟夫考世徵德者是亦光人之志也

戶部尚書馬公墓碑

世祖皇帝之初拔用豪傑恒出其望外天下既平思與民休
息乃定制立則俾守其成非積歲時習故事者不尚也

成宗皇帝數十年間遵以勿失故吏治無大變易民庶晏然
可謂極盛者矣方是時公卿大夫往三深沉敦厚有大山喬
林之意若尚書馬公温恭在躬樂善不倦政本於學退然若
不能者今其可得見乎公諱煦字得昌姓馬氏大父信贈太
中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伯夫人兩薛氏並贈扶風郡太君
父公和磁州提領勸農官贈正議大夫輕車都尉扶風郡侯

妣劉氏贈扶風郡夫人初馬氏居磁之滄陽不知世次至勸
農公以能官見推於時而弟天驥方治書御史府一門之盛
已著州里外家劉氏菡萏有異花或以為瑞徵而占之曰是
當在其女子之子其後公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教坊
從鄉先生大鹵楊震亨學並為聞人而世遂以為傳信矣公
以至元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
御史秩滿食江西提刑按察事二十二年除荆湖行省員外
郎改廬州同知二十六年除江淮行省理問官二十八年除
江西行省郎中元貞元年改山南廉訪副使二年行泉府卿
大德三年拜戶部侍郎四年遷中書左司郎中六年出守濟
寧至大元年移守湖州三年召拜刑部尚書延祐三年以戶

部尚書致仕入官四十年凡十四遷自奉議大夫至正議大
夫八進秩治績之著不可勝紀其尤關民事者可書以傳焉
在行臺時湖廣省臣托俘虜之籍私挈其人萬家無所詣愬
官亦莫敢正公按還之為民時軍事未盡息江上運輸方急
督運者怙恣輒匿粟五萬斛自入而以風水為解公決而奪
之還付吏江西之民吉州尤號富庶為吏者縱欲以求獲民
不堪命俗尚氣常百計求直因得善訟之目實由貪殘迫之
非素然也公行部劾治其暴橫者監州一人而親至學校禮
其耆舊與為賓主進子弟而教之風化丕革 朝廷以內附
既畢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於海隅不知奉行民多驚擾公
在廬州令其民家以紙疏丁口產業之實揭門外為之期遣

吏行取之即日成書廬民獨不知害佐江西幕時值行省復
為中書盡去尚書舊吏獨留公一人其所部郡擇民甲戶主
倉庫民新附不識法又惟怯不任事率為吏卒攘竊及歲滿
必破家殺身至其子孫不能償每受更有司擅為上下與奪
而尚書省治財急害尤甚公曰富人狃安泰寧知官府不敗
何待此為患無已時當用精強吏代之遂為定式倉庫無關
事吏更以勞賞進用至于全便之時民既又以叛告大家者
長吏為震動而告者賄民幸亟捕治之公持不可曰叛當有
物色蹤跡遽以一言大索比得實已破家非一人矣白遣所
信吏往察果妄坐告者如法此二者江西人言及之猶感公
不忘也守濟寧時有重車過濟州橋橋危馬逸車下注有婦

人行不及避死輪下有司論御者辟公曰此無殺人意釋之
徒責金以給葬其在湖富商有傭舟師至他郡者溺死或嗾
舟師妻訟商殺其夫冀得賄商不與又不賄吏吏誣商成獄
又有二人同市飲者後三日其一人死既葬或誅死者子訟
同飲者同飲者不賄吏吏亦誣之成獄公一見皆釋遣而豪
家毆人至死納井中以弱聞吏成其獄公曰無溺狀訊之得
實遂竟之其精敏平允類如此富家私田跨縣邑貨無算援
結大官貴人如平交氣勢出守令上遠甚析其戶役為數十
其等在最下賦役常不及已而中下戶反代之供輸莫敢何
問公因買絲之役會而均之遂無所逃鄰郡多法焉胡安定
先生墓見奪於何山浮屠公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冢二家

徹滄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濼嚴保伍懲豪縱蠲煩擾皆有
成法二郡之民思之不減於江西矣是故谷刺罕公之為相
也病選法之滯公適左司攷歷代典故白之深為丞相所敬
重至遣其子今平章脫完公禮之以為吏師在戶部時
天子遣使分道問民疾苦公持節河東舉措廢置緩急先後
號為得體於是朝廷屬意大用公而公益自信久矣一摠大
司寇不得行其志而去遂終厥身豈不惜哉然公於讀書尤
深於易老子常自號觀復道人大行之麓有神磨山者泉石
幽勝公既歸遂日與門生羽人息游其間不以富貴往事介
意其所存固非人所盡知者矣不然公之所能至豈不足如
他人哉而時之人卒救於世故視神磨之樂不能以彼易此

者多矣公又何憾焉公以延祐三年卒年七十三娶彭氏先
卒又娶夾谷氏皆扶風郡夫人四子皆早世用從孫某為後
用公蔭為某官女一適侍儀舍人賈某馬氏之塋始在郡西
南陽城里今墓屯川者自公始後幾年為泰定二年立碑
神道賈某始來求為銘銘曰
神磨之陽滄流洋洋有燁馬宗世為之望望之儼有梓有
杞桓二勸農侃二御史爰暨中書中外踐更宜秉國均以究
其成善止弗蹶亦未期臺有綏瓊纓臨滄以縈軒二乘車沒
齒走趨孰不懷鄉存其幾餘思表令德勒辭比事匪孫子是
遺用憲國士

洛陽楊氏先塋碑

承務郎中書刑部主事洛陽楊益謂 國史震某曰北印之
北有重岡蜿蜒墮為袁平曰杜村之原者古溝四周漲潦溢
流注合于澗南溝之潞渟涵深碧有龍居之歲早不竭鄉人
崇焉我先塋實臨之溝外有道車徒所經東隴南阜隱若城
郭西獨虛敞風氣宣通宅是奧區二百餘年矣曾大父仕金
為中原酒使金亡酒使歿兵中兄弟五人逃難莫知所之獨
大父自平陽得歸奉先塋大父之喪先人以為兆域雖存世
次不可考懼昭穆失序則無以妥先靈也既卜地塋西以塋
大父而別立石以表故塋未果先人歿祔塋大父之次自有
誌太史其為著故塋之銘以成益先人之志子孫雖散處他
郡歸而猶有考焉則益之願也按中京君諱德全平陽君諱

儀字子儀諱庭實字獻卿者故南陽府判官益之父也益方
正有才器歷仕風憲在朝為名士方見進用蓋其所積者遠
且厚於此可見故為之銘曰

北印之纍三兮何千百年披榛尋丘兮孰無故先徙死不還
兮言遭變遷既歲復治兮楊氏之阡往者莫紀兮知者三傳
有子立朝兮孫曾以延時平世遠兮文存石堅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碑

東明李先生為國子助教時其後至與先生為同官先生所
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授之經懷款有程方
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為貴某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
可及以自勵方是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

明善皆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公
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私謁處士張
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瓠冠布衣刺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
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
愛嘗從駕上都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
馬以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以為
不當斬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六年有傳其子
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
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
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
已去世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成均奉常復得為同朝集

見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於集曰
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文公為之銘鄆城
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
成均者惟子在焉敢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
父子厚善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亾徙大明之東明大師阿木魯版授軍民招撫使生庭
玉鄆城令先生第三子也諱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幼嗜學休
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
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乎先生廼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
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鬻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
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穎間讀書三年而後

歸為郡學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
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
除臨朐主簿到官未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
年六十有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氏故太醫
院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其夫教其子以有
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
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
思柔孫三人沐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
以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先生雅
好岩壑而所居遠於山得奇石積諸齋前以為山日對之吟

諷先生著書甚多而不甚存藁所存者有詩數百篇曰西林
集西林先生所居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乎山嶽之蒼二先生之懷浩乎河海之決二用
位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我表西林永世不忘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碑

御史中丞楊襄愍公神道碑

雍虞集伯生

在朝藁十六

泰定改元詔書以朶兒只中丞為帖木迭而所構害命昭雪
之三年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
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
不華僉河東山西兼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
曰惟先臣之死於是七年矣 陛下幸昭雪而贈卹之固已
釋冤憤感德於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願於法得立碑
神道願載其事於貞石以昭 陛下之明聖敢昧死請明日

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某其具書以文臣再拜稽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其見明詔天下咸共聞之臣敢具終始可徵者

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后在興聖宮以帖木迭而為丞相

諭月仁宗皇帝即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時宰使大奴脅留守出之乃強以它奸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

堂盛怒以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從它實無罪丞相語絀得解去而中丞已廉得時宰所受張弼賕鉅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真又發其私罪二十餘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時宰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其大奴同惡數人時宰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興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天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拂之徒罷其相而中丞亦遷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臣不敢與聞所念者迭木帖而雖去君側反得為東宮師傅在太

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其後
仁宗棄羣臣
英宗皇帝猶在東宮迭木帖而復為丞相乃宣
太后旨召
蕭拜住朶而只至徽政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
哈雜問之責以前違
太后旨之罪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
斬汝以謝天下果違
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
御史證成其獄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備風憲故為是犬
彘事耶坐客皆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
旨執而載諸
國門之內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
及天子即位
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焉其勢既成
睚眦之怨無不報
太后為之驚愧而
天子久亦覺其所

諧毀皆
先帝舊臣滋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病死會有天
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參議回回皆曰漢
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豈直一孝婦乎是時迭木帖
而諸子列在禁近威嚴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
平章政事始入堂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
伸不可以為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避之迭
木帖而之子相繼以賊敗遂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
歲不違暇及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其詔書首以為言褒贈哀榮相踵而至
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

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王之有德有為者未能與並倫而一迭木帖而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沒而忠臣直士為所誣構者乃有待於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技奇數亦未常之材也予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術智為用於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亦畧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愧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直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朶兒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朶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齧亂知自植立語每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勵以勲業當時固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一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師與右丞相答刺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譏察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太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敬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然毋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聞其賢召見之

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 上顧視之曰然然終不我用也

仁宗始統大政執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 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材孟以公為第一 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二十五又鑄錢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 上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 上怒其非所當言將

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 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失誼世無爭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 上喜竟用張公言公拜侍御史 上宴聞時群臣侍坐者或言笑

過則 上見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諧言興矣賴 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事張閻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體劾之張閻罷江東西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 上怒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愛納璘誠不願 陛下有殺御史名 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倚令稍非材

恒不免捶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廷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信於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上悟釋之於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間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微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求多乎且我為之何以

諷勵僥倖者遷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如不及嫉惡如仇讎用人必當其材能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於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患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某處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駿良駿良伊何忠亮正

直柔不為隨剛不為為昔在仁宗治功安成文和武寧詠
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有順無否或闖其幾
不驩以呻投巖膠膠箱竊乘大均天子曰嘻誠有虺獠彼為
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襄愍執法在中侃二犯危以折其衝
太母尚慈天子尚孝柙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
慈闈彼獨何心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莫風起百
身莫贖人亦有言害生于思忍為凶殘違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二天子別于奸忠敷言
萬方大道為公至榮極褒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施孫子春
秋之義誅意慎微咨示來者尚徵臣詩
大宗正府也可札魯火赤高昌王神道碑

古者大臣有勲勞於其國則範金為鼎彝而著之以銘近古
以來凡頌德紀功者於廟則有麗牲之石於葬則有下窆之
碑因而刻文焉於是推而樹表神道則有跌首丈尺之異以
別等衰知禮者未之有改也我國家六合混一人文具興
王公大人之家率是而行之其盛大有加於昔者矣泰定五
年春榮祿大夫賈閻來告曰昔我先世曾繇高昌未內附以
前者事逸不可攷自歸國朝曾大父大父至於我先人歷
事祖宗至于今且百餘年而我先人在延祐中遂啓王封
於故國朝廷之恩德重矣先人之歿已二十五年今葬諸
城西三十里之田村者法得樹碑神道凡十有四年而未及
刻者非敢緩也誠願少有所建立以報祿萬一歲月逾邁大

懼湮沒今願有請于太史氏賜之文而刻諸某嘗聞之故事
正六品以下官中書奉勅署牒以命之牒具中書官位最
尊者令也署牒者自丞相以下而不敢以煩令惟皇太子
立必兼中書令樞密使皇太子既受冊即中書上日獨署
一牒明日省臣以其名聞天子即以宣命超拜五品官其
人自非素親近有譽望最于群臣者不得也
仁宗皇帝既平內難
武宗皇帝即位立仁宗為皇太子令中書如故事所署勅
則買閭也內外大小之臣咨嗟感嘆以為不可及焉國家
之制受分地而建王爵者自非宗藩大戚莫能得元臣之有
功以建國者則或有之亦不常見也惟羣臣得推恩先世者

五等之爵視秩為差即受姓之望或所居之鄉以命之至于
昔有名號嘗以君長來服之國有司不敢僣授焉而買閭之
父月魯哥

仁宗皇帝特詔追王其故國且詔曰此異數他人弗敢援以
為請嗚呼不亦盛乎攷諸其客傳溥所為行狀蓋達即孛生
脫因脫因生月魯哥月魯哥生買閭也延祐二年達即孛贈
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涼國公謚康武夫人追封
涼國夫人脫因自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追封薊國公謚安
定夫人茶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改
封涼國公謚安僖夫人改封涼國夫人月魯哥大宗正府也
可扎魯花赤自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薊國公謚

忠靖夫人女女哥追封薊國夫人加贈推誠宣義保德功臣
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高昌王改謚曰莊肅夫人
改封高昌王夫人皆學士具詔草付主者行之贊書具在然
則請列叙其世而刻之以文禮也昔在
太祖皇帝時睿宗皇帝以皇子在藩邸剛明英偉赫如天
人左右僕從侍御之臣苟非其人不在茲選而康武公以幼
穉之年出入幃幄宮庭之內一服御一食飲事體甚重必以
屬之治稻田者為戶三萬所以供湯沐俾治焉撫其人以盡
其力敏其生以給諸用不營一毫之私由是邸中人甚敬畏
之是時草創無闌入之禁或造至帳下自康武掌門衛然後
以事出入者進止不敢踰分凡宴飲貴屬咸在酒行或醉失

顏色以康武執法為監毋敢譁安僖公當

憲宗皇帝用兵於蜀時以宿衛子孫善騎射得從戰比有功

世祖皇帝在藩邸定難於朔方又以謀勇見任使奉公忘私

家用不給上聞而賜白金以兩計者三千五百帛以車計

者五拜受至家曰恩惠豈可私輒以頒諸族人故舊之貧者

裕宗皇帝為皇太子慎擇輔翼主金帛者於職為要以其庶

也特以命之而莊肅王之生實中統建元之歲也宗藩乃顏

起兵內嚮

世祖皇帝親征是年王廿有六以扈從在行宣力奮擊為

上所知從官多其父輩行皆嘆其能自立如此

成宗皇帝之撫軍北方也命之在行嘗出所御服賜之

世皇賓天 成宗進紹大位以京師之浩穰也四民雜處遠
邇畢集擿伏姦慝必資隼擊命為大都兵馬都指揮使賜錢
六千五百緡又以泉南之地外接海島颿舶五市蠻夷交關
非慎密者不足以當其任命以為泉州市舶使且僉閩海省
事以重之不拜大宗正者國族之事隸焉或得罪蒞其刑罰
蓋 祖宗建國之初官制之舊惟此而已遂命以為大宗正
府也可扎魯火赤又有鷹房數百人蓋 裕皇潛邸元從之親臣也兼命領之而指揮之任如故於是
內而宗親之家外而豪傑之民素知其威重毋敢犯法焉美
髯長身風度高凜都人望之固以畏愛之矣或過市小民有
毆詈之訟立馬詰得是非雖戴雨立泥必斷訖乃去請託無

所及京師肅然謂之神明夫人尤以剛正嚴肅助其內治然
每有恩賞必均及微賤故能成其家云年四十五而卒夫人
後三年而終子一人買閭也自事

仁廟于東宮歷家令率更令府正典牧凡東宮營繕虞衡之
事無不掌焉 朝廷之士莫肅於憲臺自監察御史治書侍
御史無不居焉及 仁廟登極凡留守太醫利用宗正功德
之事無不統焉無日不在上左右或以休沐出必亟召常命
之為平章政事力辭不拜人猶以是稱之云大承華普慶寺
者 仁廟所建佛祠也出金穀之產以資之豐贍無算特命
以為都總管 仁廟賓天奉 神御于寺中至今 馬 仁
廟嘗竒其材命為學讀書由是折節下士積書萬卷朝誦暮

惟未嘗去手幾若孺生焉孫曰定住達里麻吃刺失思朵兒
只忽都帖木兒也先帖木兒皆就外傳無統之態時人以為
難能嗚呼王家先世之積至買閭而始發自買閭之際遇至
先王之封益隆豈不顯哉我國家啓自龍漠誕受天命鋒
旗指嚮如風偃草國邑之大部落之細強者無所用其力知
者無所施其謀靡然內屬而臣服於是拔其豪傑而用之執
干戈以為爪牙侍惟惟以為心腹推至誠以待之無新舊遠
邇之間故能得其懽心而盡其死力以成天地涵育之大焉
然今高昌之人內侍禁近外布行列語言文字之用尤榮於
他族而其人亦多貴且賢若王之家又方以文學承之蓋高
昌之所鮮有者也嗚呼休哉故為銘曰

於皇

仁宗如日行天下被萬物昭蘓惠解匡直輔翼亦以振德孰
非吾臣而不賁飭何功無報何德無褒常如薄酬不究臣勞
咨若宗正執戈輦轂無賤無貴不暴以肅慨思其先既忠既
勤歷時孔多是曰世臣爾有令子在我左右繫其有文以効
職守廼眷高昌愆二故鄉雖不及生往追以王邈乎冥升歆
此異數在爾孫子寔受其祚於維仁皇風馬雲車顧瞻下
土梵宇渠二宇羞膳薌既甘既旨率循敬共思致先峙先皇
之遺托茲別祠天子弗忘永言孝思歲遷月移夙夜無替
惟皇累朝臣亦四世保功寔難在爾後昆赫二王封永思其
存

孫都思氏世勲之碑

至順二年四月丙辰中書省臣言聖上幸念侍御史建都班贈其祖父以官而封之賜之金幣俾得以勒碑先登其辭之文請以命奎章閣大學士臣阿榮侍書學士臣某等其凡役請以命甘肅行省屬諸郡縣有司而攻石之工請取諸荆王之府上可其奏明日建都班以其僚治書侍御史臣馬祖常所述家世歲月官簿行事之實來告臣等謹奉詔次第而書之維國人之貴者有孫都思氏昔在太祖皇帝龍飛朔方肇基帝業時則有大勲勞之臣實佐興運最貴重者四人時為四傑其次則鎖兒罕世刺子赤老温八都兒也初父子俱

事

太祖以忠勇見知主以衣物相易以締交相謂曰安答蓋永以為好也上嘗與召赤温戰不利其父子率族黨夜攻之召赤温遁脫

太祖於難自是凡征討之事孫都思氏以功多著上賜之名而世宥之曰答刺罕國家凡宴饗自天子至親王舉酒將醕則相禮者贊之為之唱盞非近臣不得執其政故以命之宿衛之士必有其長為之怯薛官亦非貴近臣不得居其職則以命之而赤老温八都兒之子阿刺罕亦以恭謹事上上嘗被創甚阿刺罕百方療之七日而愈事具信史太宗皇帝時命太子闊端鎮河西阿刺罕之子鎮兀都從太子生子曰只必帖木兒王鎖兀都夫人牟忽黎為保母太子

薨只必帖木兒嗣鎮河西以鎖兀都之子唐合解領怯薛官
及所屬軍匠保馬諸民五十餘年內贊府事外著邊績年七
十六而歿葬于西涼州其夫人忽都解伯要真氏能修婦職
以相其夫年六十而歿其墓在永昌府子男凡幾人健都班
其長子也領王府怯連口奴都赤八兒赤昔保赤哈赤軍民
諸色人匠至治二年授朝列大夫永昌路總管泰定二年遷
中順大夫授本路達魯花赤二年進亞中大夫王傳府則
天子元年
皇帝入正大統明年也速也不干刑王入覲薦其從行者五
十年備 天子宿衛健都班實居第一人奏對祿旨拜奉議
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尋參議詹事院事俄拜監察御史中

書省左司員外郎御史臺經歷治書侍御史陞侍御史於是
制贈其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其官封今立碑于西涼州之
先塋臣等深仁厚澤其加于臣下皆可謂敦篤而不忘者矣
重念孫都思氏之先以瑰偉傑特之材佐帝業於方興之日
又以健都班之忠慎才美踐歷臺省推恩先世而寵榮之何
其盛也然則凡在子思 上之德意安有不鞠躬盡力以報
稱于萬一者哉乃作銘詩以系之銘曰

天啓 聖元篤生聖神誰其相之有傑其臣贊其猷謀佐其
征討以成大業萬世是保名臣子孫因多賢才 聖皇在御
乃進乃來乃贊省議乃正臺紀從容入朝侃 濟 天子
曰嘻維臣之良自其祖考積德以昌水求其源木循其本課

忠責孝式彰令聞大河法三有所在焉勒文貞砥何千百年

其並內奉公贊德類也五臺山於公入陳州之魯

其信如天大業高世是初年心然因之得下望望其

天卷望天高主望中增其財之首報其百贊其猶無其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六

其德也然陳小奇子思而王之德意安而不降

入以與陳班之沙頭休美矣其臺首耶思夫世而

重念就城思力之小以與新新林之帝業公不與之

矣望其善業二其其也十五下音不謂其高而不

降龍其官時之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善善之同其小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